

訂修
中等漢文讀本

卷四

4a
820
大4

41899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6
20000 68001

75
1916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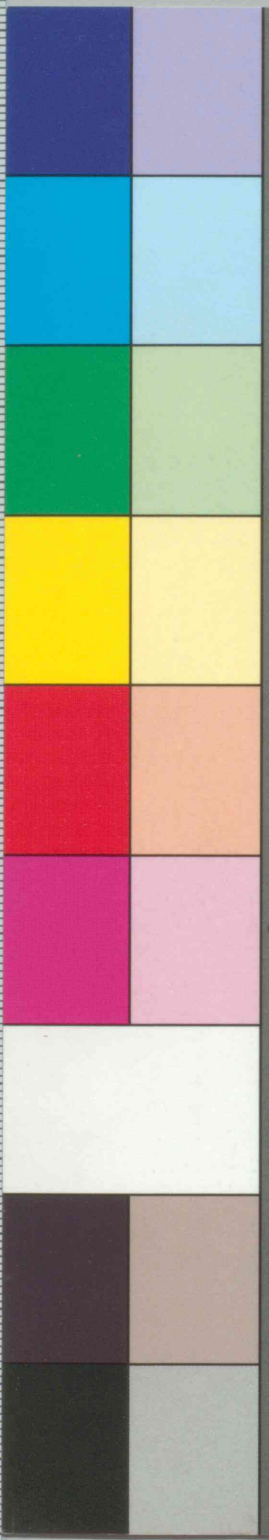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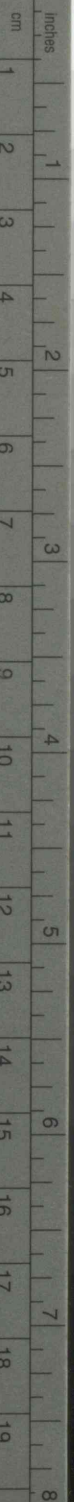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青木晦藏編

訂修
中等漢文讀本

東京株式會社
啓成社



訂修
中等漢文讀本卷四目次

一	明治孝節錄序	元田永孚	一
二	忠孝論	會澤安	四
三	霞關臨幸記	重野安釋	七
四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九
五	春夜	蘇軾	一二
六	江南春	杜牧	一三
七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一三
八	早發白帝城	李白	一九
九	望天門山	李白	一九
一〇	管仲晏子傳	史記	二〇

目次

一一	貧交行	杜甫	二四
一二	項羽本紀一	史記	二四
	項羽本紀二	史記	二八
	項羽本紀三	史記	三二
	項羽本紀四	史記	四〇
一三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四六
一四	題烏江廟	杜牧	四七
一五	淮陰侯傳一	史記	四八
	淮陰侯傳二	史記	五四
一六	張釋之傳	史記	五九
一七	汲長孺傳	史記	六四
一八	懸窩記	方孝孺	六八

一九	前出師表	諸葛亮	七一
二〇	蜀相	杜甫	七五
二一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七六
二二	諸葛武侯祠記	張栻	七九
二三	和氣清麻呂論	賴襄	八三
二四	和氣清	賴襄	八六
二五	楠氏論	賴襄	八六
二六	謁楠河州墳有作	賴襄	九〇
二七	七生說	吉田矩方	九二
二八	毛利氏論	賴襄	九五
二九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賴襄	九八

目次

三

三〇	耶馬溪圖卷記	賴	襄	一〇一
三一	泊天草洋	賴	襄	一〇八
三二	前兵兒謠	賴	襄	一〇八
三三	後北條論	賴	襄	一〇九
三四	織田氏論	賴	襄	一一一
三五	豐太閤論	賴	襄	一一五
三六	那古屋懷古	草場	廉	一一九
三七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	修	一二一
三八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一二三
三九	贈王仲縉序	方	孺	一二七
四〇	夜遊孤山記	邵	蘅	一三〇
四一	望湖樓	蘇	軾	一三二

四二	西湖	蘇	軾	一三三
四三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	洵	一三三
四四	送元二使安西	王	維	一三六
四五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	白	一三六
四六	安南日記序	汪	堯	一三七
四七	岳忠武王傳	通鑑	覽	一四〇
四八	謁鄂王廟	竹添	光鴻	一四六
四九	文天祥傳	通鑑	輯覽	一四七
五〇	過零丁洋	文	天祥	一五三
五一	忠孝提綱序	文	天祥	一五四
五二	賣柑者言	劉	基	一五六
五三	左忠毅公逸事	方	苞	一五八

五四	修復雙峰書院記	方苞	一六一
五五	孟子訓言	孟子	一六三
五六	孔子訓言	論語	一六八

目次終

訂修 中等漢文讀本卷四

青木晦藏編

一 明治孝節錄序

元田永孚

○元田永孚、號東野、熊本人、仕明治天皇、爲侍講、賜男爵。

感亨 浹洽

○國之強弱云云、英人斯邁爾斯之言。
○德行之力云云、佛人拿法滿之語。

一人之孝、可動九天之高。匹婦之節、能感三軍之衆。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唯其誠也。積之爲德行、擴而爲達道、其凝結也、爲金城湯池、其發暢也、爲和風慶雲、其感亨浹洽也、六合一和、篤恭而治矣。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西哲亦曰、國之強弱、關于民之品行。德行之力、十倍於身體之力。豈不真也。

秉彝

○秉彝、彝常也、言執守人所常有之善性也、

懿德
駉子

耶。第一段、言孝節感。世之輓近淺識、大率以德行爲迂闊、專尙才智、重藝能、爭飾外貌、以爲文明、而不知所謂文明者、乃人民實德之發爲英華文彩者也。民之秉彝、誰不好是懿德。但不爲之唱導勸獎、故特孤臣孽子之一善行而止耳。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上之所好、下甚焉。苟爲之唱導勸獎、則人人興孝、家家興弟、其感動風勵、蓋非政令之所及也。第二段、言下民侍唱。竊惟、皇后淑德夙顯、潛心於聖經賢傳、間又取新聞紙讀之、每覽有孝子節婦、品行著者、深嘉之、命侍妃採錄、積至若干

○癸酉、明治六年也、

紙。明治癸酉、春、皇居火、稿本皆燬。二等侍講福羽美靜稟內旨、再收輯其事蹟、徵諸官府、賞典錄、得數十名。文學員近藤芳樹整理其文、書成、名曰「明治孝節錄」、廣布于世。第三段、言下皇后命侍。嗚呼、閭巷匹夫匹婦、而其誠孝義節、如彼其烈也。而皇后好德勸善之旨、如此其篤也。乃知此書之行也、遠邇感激、各自勵行、一人之孝、匹婦之節、施及億萬人、則不止一國之仁讓、全州、金湯、四海、慶雲者、往將有觀焉。而眞文明之効、始可與言也。豈不盛矣哉。乃爲之序。明治九年十月、三等侍講、元田永孚撰。第四段、言皇后唱導之。力應有之感、應以結之。

○會澤安、號三正志齋、水戶人、所著有「新論」諸篇等、此論據「新論」錄「國體論」一節、

漸漬

經緯

鴻基

○天祖天照大神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治浹人心、久遠不變。此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爲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

二 忠孝論

會澤安

○易云、觀盥而不薦、盥潔手也、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言致其潔清、而祭神、則孚信感於神也、

世。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天祖之傳神器、特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爲天祖之神。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即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天祖。於是乎盥薦之閒、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修德、亦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天祖既以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

○霞關、在東京變町區三年町

眉睫

麕至輻輳

莽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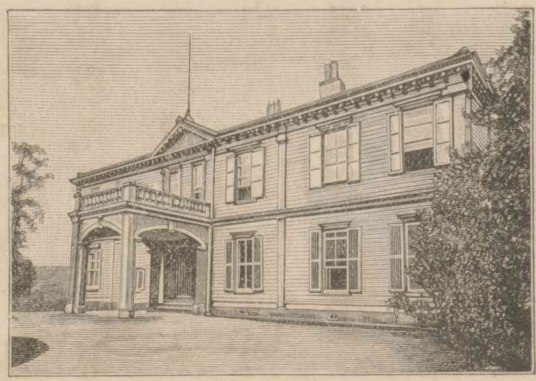
○安田老山、美濃人、善畫、藤堂凌雲、伊勢人、亦善畫

明治九年四月十九日、車駕幸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之第。第一車駕臨幸。第在霞關。地勢高爽、下瞰城市。凡官署之布置、肆躑之交錯、燦列眉睫。東南望海、風帆雲鳥、出沒乎碧波浩蕩之中。其灣泊則歐艦米舶、麕至輻輳、旗章搖搖閃日。此日也、天晴氣朗、矚目開豁。八州之野、莽蒼連天、秀峯峻嶺、攢翠疊嵐、爭呈秀於御座之前。上顧而樂之。有栖川親王及臺閣諸大臣悉侍焉。皆欣欣如也。宴酣命畫工安田某、藤堂

三 霞關臨幸記

重野安繹

鼓吹
鉦鏜



霞關大久保公邸

某寫景、史官日下部東作、金井之恭作書。玉案之下、雲煙飛動。既而樂作于中庭。鼓吹鉦鏜、池水為湧。庭前有古松樹、幹屈而條垂、如老人跪伏上壽狀。其下櫻花爛發、豐艷可愛。乃折一枝、插之御輿中。及日晡、六馬始回。參議君惶恐俯伏、不知所措。賦和歌三首、以見意。遂名其松曰御幸松。又將建碑櫻樹側、俾安繹撰文。第二段、叙臨幸盛典、記諸景呈秀、上樂臣悅之狀。

霞關臨幸記

相人相相違
易音樂
形音尾詔

○染殿、斥藤原良房、清和天皇臨幸其第、御堂、斥藤原道長、一條天皇及三條天皇臨幸其第一、室町、足利氏也、足利義教時、後花園天皇臨幸其第、樂、斥豐臣秀吉、後陽成天皇臨幸聚樂第、

森漫

子之第、搢紳、則染殿、御堂、二氏、武弁、則室町、聚樂、二氏而已矣。當其時、將相專權、事出脅制、務飾外觀、誇張以衒世、安能得君臣樂易、上下愉悅、毫無有間隔、如今日之舉、耶。方今國家、內外又安、中興之業、駸駸乎日進。乃破故格、棄舊例、屈萬乘之尊、而數臨懿親、勳舊之家、是不獨結上下、懽心、抑又觀感之際、大有啓發聖心焉者。是故觀官署之布置、則思所以獎勵百官、肆躰之交錯、則思所以殷阜民庶、歐艦米舶、則思所以修善外交、海水之淼漫無際、與山巒原野之莽蒼連天、則思政教之或有所不暨、顧視其左右

經綸

○易云、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艱也、言為王事艱苦盡忠、非圖一身之功名也、

○鹽谷世弘、號石陰、為昌平學教授、幕末大儒、尤長于文、所著有石陰存稿、昭代記等、

勳親、則思益安之材、能則思益來之、而凡諸臣之侍筵者、亦皆思所以奉聖旨、而贊至治、然則此一幸也、國家經綸之大業存焉。遊豫云乎哉。第三段、叙古不如今、與聖上臣下觸物感思。安釋忝列館職、紀盛事、以道古今、史臣之責也。故敢冒瀆如此。若夫參議君之竭力、王事蹇蹇、匪躬、以致今日之寵榮、其豐功偉績、勒在簡策、此不復及也。第四段、叙所以記臨幸。

四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

○飛鳥井大納言雅章歌云、三芳野や櫻一木に先づ見せて山口しるく匂ふ春風、

映帶

低回

松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廻里、則花木兩三株、欣欣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樹先導者、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穠。清流碧疇、左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翠楊之表。所謂超然樓、應在此際。凡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閒有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窮。曲曲回顧、花幔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空湧、杏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

○落霞、飛蛾也、蓋此時蝴蝶飛舞于空中也、

閃閃

滾滾

突兀

○謙叟、松崎謙堂、為昌平學教授、宿陰之師也、叟長老之稱、



墨田川堤上之花櫻

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鳥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鬢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謙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沈沈度花間。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落、而人亦不能無老。

○艾年、謂五十歲、
○巋然、齒脫貌、

委靡

○花朝、陰曆二月十五日也、
伎癢

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巋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墮委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自首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過也。既遊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節錄）

五 春夜

蘇軾

夏の夜や
花をみるに
五言八句

○東晉之後、天下分爲南北朝、宋齊梁陳曰南朝、當時佛法盛行、堂塔伽藍之數有四百八十云、

○天保丁酉八年、十三嶺、自美濃大湫至大井山路也、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沈沈。

六 江南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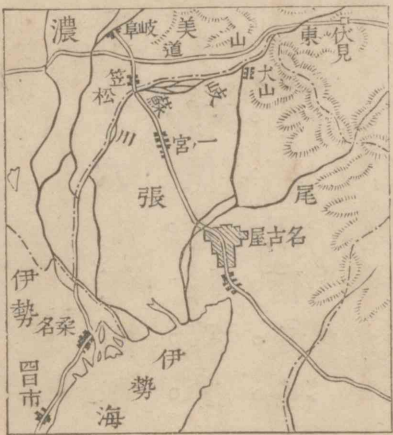
七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戶還，取路東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五月四日，下十三嶺，晚宿

瘠痛

伏見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者。或瘠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岐蘇川。至桑名。殆二十里。不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

喧逐



之。翌日夙起。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戶未起。阻以灘聲喧逐。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應。與其兒。艤舟來迎。日已加辰。乃發。舟

粧點

綏綏
灑灑

陸離

譎詭
○畫法有大小斧
劈。荷車。披麻等
皴法。
○荆浩。關同。皆
梁代之人。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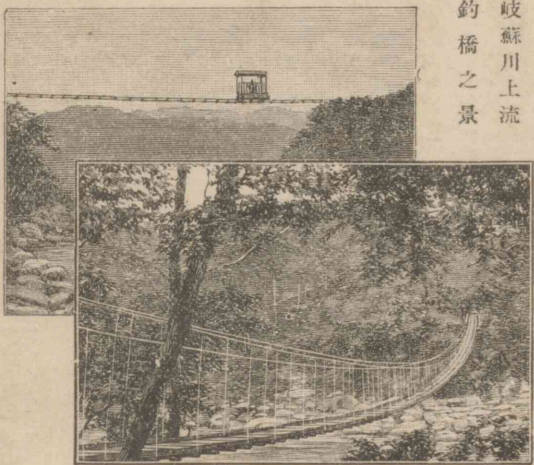
麻披 葉荷 劈斧小 劈斧大

搖。當前所見。倏忽在後。唯見岸行山走。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爲之髮。而紅杜鵑粧點於其閒。猩血如滴。又處處有水簾懸焉。綏綏灑灑墜於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或若渴驥飲澗。或若臥牛橫道。五色陸離相閒。皴率作大小斧劈。閒有作荷葉披麻者。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不暇應接。蓋譎詭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

水之畫、倪瓚、雲林、黃公望、峰、共元末人、善山水之畫、

蟹粉

岐蘇川上流釣橋之景



○犬山城、成瀬氏所治之處、在犬山町北、臨木曾川、俗比諸蜀白帝城云、

翠微

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明。衆望

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已
閒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
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
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
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
角過。如此者數處。未嘗差絲
默。舟人笑，振柁避之，輒掠巖

看然

○盛廣之，當作盛宏之。南北朝宋人也，著荆州記。酈道元，南北朝後魏人，著水經註。

脆美 ○無肉之食，曰菜食。解菜脫菜食，而就肉食也。

見歡然。比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砉然欲裂。衆復相顧瞿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衆心始降矣。蓋始發抵此，爲陸行半日之程。不一餉時而至。其快可知矣。嘗讀盛廣之酈道元所記，誇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述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竊疑以爲文人虛談。今過此際，始知其不誣也。但舟行甚迅，不能徐翫峽中之勝，爲可恨已。」又三里，抵笠松。鳴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不定。瞑坐良久，乃止。進鱒。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蔬食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闊，水愈緩。險阻

人 1 7
E 3 3
端 午 5 5
七 夕 7 7
自 陽 9 9

搢搢

煩冤

倥傯

端午

○屈原，戰國時代楚人也，楚王信譏用小人，疏屈原，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後人憐之，每歲於是日祭中。

已遠，無復可觀。枕藉而臥。風方逆，舟人用力，搢搢甚勞。櫓聲喧聒，使人煩冤。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走。衆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尙高，謝遣舟人，登陸而行。至四日，市宿焉。自伏見至此，殆爲二日半路程。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彩旗翩然，翻風。衆在行旅，倥傯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日舟行爲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爲汨羅之鬼，不亦厚幸乎。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在於艱難危險之地，不獨山水之勝也。求之者，比於入虎穴，探龍頷，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未可

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厲行之人。

八 早發白帝城

李 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九 望天門山

李 白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
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公孫述據蜀時，井中見白龍，僭號白帝，白帝城地高故，曰彩雲間。
○從夔州至江陵，計一千二百里，峽水至急，旦發舟而暮可到。

○博望山，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相去數里，故曰天門。

一〇 管仲晏子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

○多，賢也。

○服度，服行法度也。
 ○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此四者國家之綱維，故曰四維。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則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桓公怒少姬蕩舟，歸之蔡，而未絕，蔡人嫁之。
 ○包茅，束茅而灌之以酒，縮去滓也。
 ○曹沫劫桓公，歸魯侵地，桓公許之，既而欲背之，管仲從約。

○三歸，臺名，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間，諸侯所用，管仲借而用之。

○君語及之，謂君與晏子語也。

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危言，高峻其言也。

○衡命，言計畫命之正否也。權而不失其正，如不死，莊公之難，亦不附，崔慶是也。

○縲紲，黑繩也。古者縛罪人以黑繩也。

○左驂，在左之驂馬也。

○愷然，驚愕貌。○寤悟通，感悟其無罪也。

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愷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先即制人

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

胸 胸、動目而使之也

○下縣、管下諸縣也、非郡所部、故謂之下一也、

○居家、不仕也、

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

○南公、楚人也、善言陰陽、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三戶言甚少、

○蠡起、
○蠡古蜂字、謂其群起如蜂之起也、言其衆、
○以祖謚爲號者、順民望、

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項羽本紀二 史記

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

○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蝨喻秦、螻蛄、喻章邯等、言以手擊牛背之蝨、而不能破、毛中之蝨、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等戰、即未能力與、徒費力也、

○狼剛戾也、此語暗指項羽也、

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

枝梧

○小柱爲枝，邪柱爲梧，猶枝梧也。

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

廬舍

甬道

○甬道，恐敵抄

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

○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

膝行

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項羽本紀三

史

記

○項羽名籍、時年二十七、沛公劉邦、時年四十二、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

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此段

敘項羽入關、將擊沛公。楚左尹項伯者、項

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

從、或云當作徒、似是、



項羽本紀

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

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

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

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此段敘項伯告急張

良主客三人相應答之狀。沛公旦日從百餘騎

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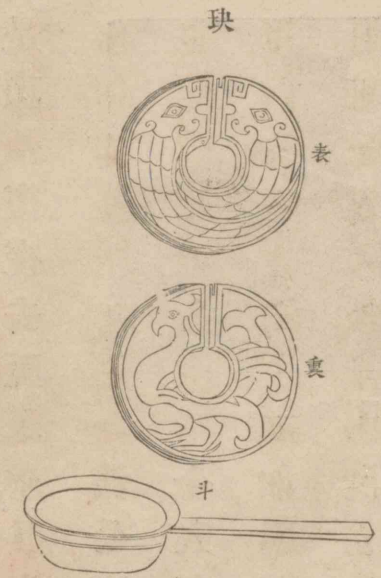
鴻門之遺蹟

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

○亞父，謂范增，言尊敬之次父也。

○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

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沛公會鴻門。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



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

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若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

翼蔽

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項莊託劍舞將擊沛公。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乃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

舉、猶盡也、恐不能盡殺也、

○細說、言小人之說也、

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樊噲入侍，說沛公無他意。○此段、叙項王沛公會鴻門當日之光景、躍躍生動。沛公

大行不顧細謹

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閒行。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

督過

○豎子，斥項莊、項莊遂不能殺沛公，逸之，故罵之也。

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此段敘沛公免厄，范增激怒之狀。

項羽本紀四

史

記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

○垓下，在今安徽省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六，地名，以舒之兵，屠六，舉九江兵，來會也。

○楚歌，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

○蒼白雜毛，曰騅，蓋以色名。

○閔，曲穴反，謂曲終也。

○虞美人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

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

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

○烏江、楊子江津名。在安徽省和州府東北。
○檣、音儀。謂整船向岸也。

獨
曰
教
行
世
間
此
渡
一
深
四
有
楚
楚
楚
楚

○面、偪同。背也。以故人故。難正視也。
○指、指示也。
○德、施恩惠也。
項王死時。年三十一。

蹂踐

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

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一三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蠱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贊賞アル意
前序論
後論贊
重瞳子
二瞳子
足す土地
隋畝 田舎

○周生漢時儒者、
○兩眸子謂之重瞳、
苗裔

隴畝

○暴猝也、
○此時山東六國、
而齊趙韓魏燕五
國並起從伐秦
故云五諸侯、
○背關懷楚、言
羽背關中形勝
之池、而懷鄉
都彭城也、

覺悟

○不師古、言
不行仁政也、
○引、陳也、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一四 題烏江廟

杜牧

勝敗兵家不可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牧

題

江東子弟多豪俊

捲土重來未可知

一五 淮陰侯傳一 史記

○行賈曰商坐販曰賈
○蓐食未起而牀中食也

蓐食

○以水擊絮爲漂
○王孫猶言公子尊稱也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

蒲伏

○滕公夏公嬰初從高祖爲滕令故號滕公一

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

無雙

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

壇場

○權稱錘也，度之物之輕重，在權，故爭權，言爭輕重強弱也。
 暗啞 暗啞懷怒氣，叱咤發怒聲也，廢意氣沮敗也。

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計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

嘔嘔

○嘔嘔，和好貌。

剋弊

不思後

○利，角浪鏢也。

欲授而取印，手弄而遲疑，忍不授，故至剋弊也。

（用東歸之士，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

○三秦王，章邯、司馬欣、董翳。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剋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

骨髓

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淮陰侯傳二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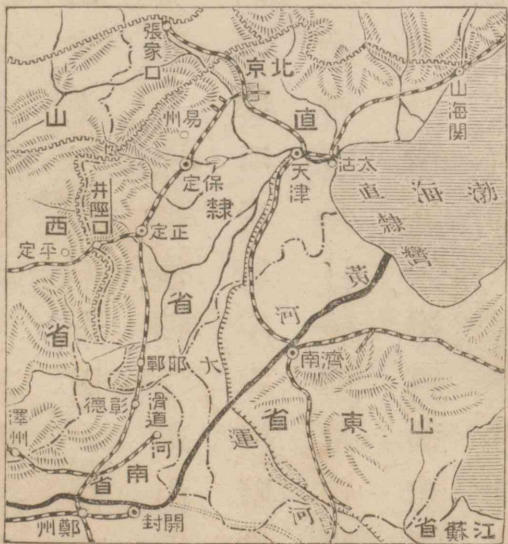
蹀血
 ○蹀血殺入血流
 滂沱也
 ○樵取薪也、蘇
 取草也
 ○不宿飽、晚食故
 也

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蹀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罷極

井陘口地圖



○傳發、傳令軍中而使發也。

○小飯曰、食、謂立駐傳食、待破趙乃大食也。

○兵法昔、山前水、陣之常法也、今昔、水陣、故趙軍見而大笑。

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滄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

殊死

○逐利、爭旗鼓、逐信耳也。

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已皆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下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

拊循

○驅市人、言如
忽入市廛、驅
其人、以走戰、
非素所習練
者也。

謙讓

○庶幾哉、言近
可全功名也。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
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
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
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節錄）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

血食

○周、周公旦、召、
召公奭、共輔、周
成王、太公、太公
望、呂尚、輔、周武
王、定、天下、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
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耳
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一六 張釋之傳

史記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
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釋之曰久宦減

○嘗積財也

○調選也

○卑之、合其議論淺近而易知也。

○無賴、言才無可依賴也。

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何如

○張相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以功封侯。
○諛、多言也。
○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
○亟、急也、亟疾謂敏捷也。
○文具謂空具、文書而無其實也。
○惻隱、愛憐之情也。
○靡靡、相隨順也。

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

殿下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

○傾、偏頗也

○共與、恭同、恭敬奉承也。

○杯以手擲之也。不欲指言毀掘陵土。故以取土喻之也。

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太尉當是時條

○蕩蕩，公平也。
○便便，辨治也。

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恬閑見釋之持議平乃結
為親友張廷尉由是天下稱之。(節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有味哉有味
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其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近之
矣。

一七 汲長孺傳

史記

○莊者，嚴也，謂嚴威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
憚武帝時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

○家人，庶人也。

節(ノリ)

閨閣
○擇丞史、擇丞及史任之也。
○九卿，太常、郎中令、中大夫、太僕、大理、太令、宗正、太司農、少府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于九卿。

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
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
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
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
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
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
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黯多病臥閨閣內
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
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

帝妻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中大夫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千石也。
○云云猶言如此，此如此，史略其辭也，所言蓋欲施仁義也。

輔弼 從諛

○賁育，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力士。
○社稷之臣，謂與國家共休戚之臣。

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

○廁，床邊也。踞，牀視之輕之也。燕見。

○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甚易也。

狗馬病 禁園

之。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後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園，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

陽十年而卒。(節錄)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設雀羅
○門外可設雀羅，言賓客無出入者也。

一八 慧窩記

方孝孺

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騖太過，釣奇竊

馳騖
釣奇

偃蹇

昌言
倨色

○狐鼠之盜，謂小人輩，言小人朝趨人進，立於朝，恭敬畏懼，矚其退在於野，橫肆專權。

甘脆

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第一段，言士之可貴，在氣節。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慧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氣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

菲薄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第一段、言宜君臣協力恢復中原，以光先帝遺志。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合論

簡拔

○向寵、為中都督、典宿衛兵、

淑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言宮中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

○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

聞達 枉屈

○建安十三年，劉備與曹操戰，敗于當陽長阪，走夏口，遣亮求救孫權。

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言府中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引往事與敗及今事。○以上第二段、合論宮中府中、言宜上賢臣。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大事、謂討賊與復之事。

駑鈍

雅諷

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言自己之出處、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以上所以報付託之責、帶說內政。○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諷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第四大段、言君臣宜各盡其職分。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諸葛亮)

二〇 蜀相 杜 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錦官城原浣花村之地。官家織錦之處。故名。後世遂通爲成都府城名。今杜甫所言即指浣花里。

○言不憚三顧頻
 繁之勞者、爲討滅逆賊、恢復天下之計、開濟、開基濟業也。
 ○亮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致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老臣心、正指此也。

○漢謂蜀、賊謂魏曹丕。

○并日而食、急於進發、勞不暇食、兩日惟食一日之供。

三顧頻繁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二一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

○疲於西、建興六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
 ○務於東、魏曹休與吳將陸遜戰于石亭、爲遜所敗。
 ○張平、張良、陳平也。
 ○劉繇據曲阿、王朗據魏郡、後皆爲孫策所并。
 ○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于南陽、爲流矢所中。
 ○險於烏巢、袁紹拒曹操于烏巢、操糧少、因避而走。
 ○危於祁連、操征西域、危于祁連山下、偪於黎陽、操攻袁譚于黎陽、爲袁兵所逼。

先帝之遺意、而識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段、言下王業不可偏安、故伐賊尤適於時、宜非失計上。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張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

東漢 魏 曹 操 魏 操 魏 操

○幾敗北山、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操引去、雲開營門、搗鼓震天、以弩射之、曹軍驚駭踐踏、漢水中、○死潼關、曹操討馬超于潼關、將北渡、超將步騎萬人來攻、曹軍矢下如雨、操幾殆、○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征孫權時、軍合肥者四次、卒不能成功、○先主過襄陽、荆人歸之、操恐先主據有其地、將兵追之、至

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冓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

當陽之長坂、先主敗走、○柿歸地名、蹉跌、失敗也、先主為陸遜所敗、

○五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也、

死於敗已 忠肝義膽

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以上第二段、駁倒羣壘、意志慷慨、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柿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以上第三段、舉凡事難料者、與上六未解相照、一篇主旨、全在此。忠肝義膽、照簡編、

二二 諸葛武侯祠記 張 栻

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

諸葛武侯祠記

余塗 假借 翁然 指了 會意 任注 信

翁然 謂子也

○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也、

間關 謂難言也

凜凜乎

而爭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翁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義之說也。爾來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

○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也。

○天下雲擾，謂後漢之末，天下大亂也。

織毫

姑息

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事，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蓋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頤履震懼，故多挫折其志氣。

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邪。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之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衡州昭烈牧豫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節之地也。頃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衆，徙于高明，而一新之，俾某為記。某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踈然知

所敬仰，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某不敏，愧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焉耳。

二三

和氣清麻呂論

賴

襄

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無楫，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第一段論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

華胄

膜拜
○膜拜謂舉兩手伏地而拜也

宮闈

○釋奠，祭孔子之禮也。

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廬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眾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真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為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為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真備則以為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

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第二段、論舉朝無氣節之士。夫以赫赫天朝

○比丘，梵語也，謂僧，即斥道鏡。

矜武

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為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即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武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真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第三段、論清麻呂之氣節能維持國家定安危。日本政記

○犬羊狐鼠之賊，指足利尊氏等。

○彈丸黑子，喻地小，指大和吉野。

漸盡灰滅

資望

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平。渴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第二段、論朝廷不以楠公為首將遂致中興之不成。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第三段、論楠公垂遺訓蓋朝子孫能守之殉國難。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尚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

○南風不競，以比南朝勢威不振。左傳云、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鴻、大也，謂天子名號也。

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第四段、論楠公生繫四方望死維持世道人心。

彼北條氏雖失於政藉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忽咻中國莫之或撓。天下方以承久為戒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

衝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賴襄)

二六

謁楠河州墳有作賴

襄

東海大魚奮鬣尾。蹴起黑波汗瀾辰。
 隱島風雲重慘毒。六十餘州總鬼虺。
 誰將雙手排妖氛。身當百萬哮鬪羣。
 揮戈擬回虞淵日。執甬同鬪卽墨雲。

○東海大魚、喻北條高時、黼黻膝之物、文如斧、展似屏風、天子貢之南面、以對諸侯、此喻帝位、
 ○哮鬪、虎大怒也、喻高時之兵之強悍、

○虞淵地名、日入之處、斥在隱岐之後、醜淵天皇、
 ○田單守齊卽墨城、親執版盾、與士卒分功、鬪斫也、
 ○山陽云、東魏高歡大舉西下、章孝綏守玉壁、禦之曰、孝綏關西男子、決不爲降將軍也、
 古雖譏旬、對東國、則稱曰關西、公初策北條、以東西智勇、立論、故用、
 ○張巡守睢陽城、城陷死之、以喻楠正成、李郭、李光弼、郭子儀、討安祿山有功、以喻新田氏及足利氏、
 ○前狼後虎、指北條高時及足利尊氏、

關西自有男子在。東向寧爲降將軍。
 旋乾轉坤答值遇。洒掃輦道迎鑾輅。
 論功睢陽最有力。謾稱李郭安天步。
 出將入相位未班。前狼後虎事復艱。
 獻策帝闈不得達。決意軍務豈生還。
 且餘兒輩繼微志。全家血肉殲王事。
 非有南柯存舊根。偏安北闕向何地。
 攝山透迤海水碧。吾來下馬兵庫驛。
 想見訣兒呼弟來戰此。刀折矢盡臣事畢。
 北向再拜天日陰。七生人閒滅此賊。

謁楠河州墳有作

九一

往南子後易
 公韓難排
 戰卽三三三
 レントスヤオ
 之ヲ麻先ケ、日
 是カ互、交ル
 三、

碧血痕化五百載。茫茫春蕪長大麥。
君不見君臣相圖骨肉相吞。
九葉十三世何所存。何如忠臣孝子萃一門。
萬世之下一片石。留無數英雄之淚痕。

二七 七生說

吉田 矩方

綿綿 腐爛

天之茫茫有一理存焉。父子祖孫之綿綿有一氣屬焉。人之生也資斯理以為心。稟斯氣以為體。體私也。心公也。役私殉公者為大人。役公殉私者為小人。故小人者體滅氣竭則腐爛潰敗不可復收矣。君子者

心與理通體滅氣竭而理獨亘古今窮天壤未嘗暫歇也。第一段說天地之間有理氣循環則亘古今窮天地不滅余聞贈正三位楠公之

死也顧其弟正季曰死而何為曰願七生人閒以滅國賊公欣然曰先獲吾心耦刺而死噫是有深見于理氣之際也歟。當此時正行正朝諸子則理氣並屬者也。新田菊池諸族氣離而理通者也。由是言之楠公兄弟不徒七生初未嘗死也。自是其後忠孝節義之人無不觀乎楠公而興起者焉。則楠公之後復生楠公者固不可計數也。何獨七而已哉。第二段引楠公之事實不滅之理余嘗東遊三經湊川拜楠公墓涕淚不禁及觀其碑

○朱生，即朱之瑜，號舜水，明末人，聘水戶藩，德川光圀以賓師禮待之，嘗為前田氏作楠公贊，光圀取以刻之碑陰。

陰勒明徵士朱生之文，則復淚下。噫，余於楠公，非有骨肉父子之恩，非有師友交遊之親，不自知其淚之所由也。至朱生，則海外之人，反悲楠公，而吾亦悲朱生。最無謂也。退得理氣之說，乃知楠公、朱生及余不肖，皆資斯理以為心，則氣雖不屬，而心則通矣。是淚之所以不禁也。第三段、引朱舜水之事、說理之相通。余不肖存聖賢之心，立忠孝之心，以張國威滅海賊，妄為己任。一跌再跌，為不忠不孝之人，無復面目見世人。然斯心已與楠公諸人同斯理，安得隨氣體而腐爛潰敗哉。必也使後之人亦觀乎余而興起，至于七世而後為可耳矣。

噫，是在我也。作七生說。第四段、述自己之所冀望。

二八 毛利氏論

賴 襄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羣兒鬪，暗中喧呶，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

紛紛
喧呶

○北條早雲討足利茶茶丸於堀越，誅之，豐臣秀吉討明智光秀於山崎，誅之。

齟齬

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



毛利元就

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第一段論元就討晴賢，名正言從，故能成其事。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為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

果斷

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閒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第二段論元就所成不在智略，果斷而在其事合義。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

○孫皓，吳主，淫虐無道，為晉所滅。
爭衡

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為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第三段，以元就父子比孫堅父子，論元就父子之高義，子孫綿綿不絕。

二九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

感而有作 賴 襄

正平十四年，少貳賴尚以兵六萬來攻菊池。武光發八千人

奉將軍懷良，夾筑後河而陣。武光以銳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獲賴尚二子，因大戰。懷良被創，武光身先士卒，馬傷胄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胄，復進，竟大破之。西南官軍復振。

文政之元十一月。 吾下筑水，儼舟筏。

水流如箭，萬雷吼。 過之，使人豎毛髮。

居民何記正平際。 行客長思已亥歲。

當時國賊擅鳴張。 七道望風助豺狼。

勤王諸將前後歿。 西陲僅存臣武光。

遺詔哀痛猶在耳。 擁護龍種同生死。

○已亥，即正平十四年也。

○國賊，指足利氏，豺狼亦同。

○後醍醐帝獲疾大漸，乃遺詔曰：朕憾不滅國賊，平天下，雖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埋骨於此，魂魄當望北闕，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子孫，非吾臣屬，按劍而崩，後村上帝即位，願先帝遺詔於四方。

○四世武時，武光，武政，武朝，○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立府鎮九州。

○棟等，謂菊池氏兄弟相親和，○明使至征西府，武光以其書辭無禮，却不受，又詣足利義滿，義滿受之，及歿，明諡之曰恭獻。

大舉來犯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
 河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千師。
 馬傷胃破氣益奮。斬敵取胃奪馬騎。
 被箭如蝟目皆裂。六萬賊軍終挫折。
 歸來河水笑洗刀。血迸奔湍噴紅雪。
 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逡巡征西府。
 棣萼未肯向北風。殉國劍傳自乃父。
 嘗卻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
 丈夫要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
 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嶺嚮南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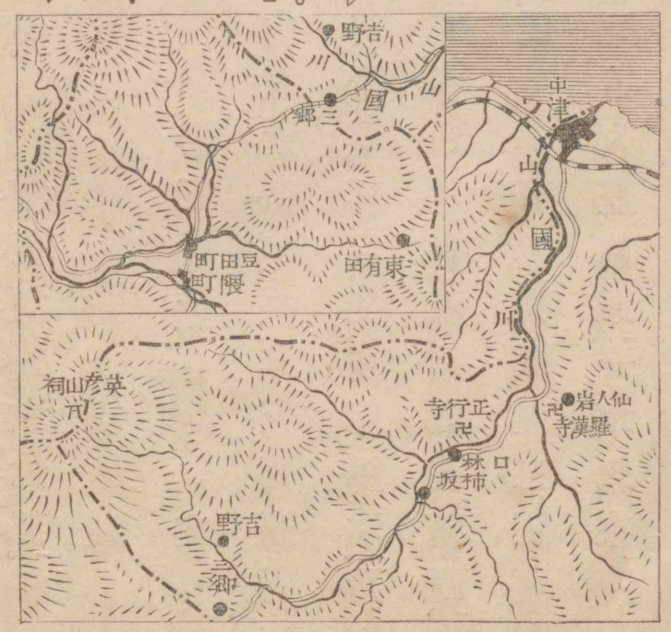
千載姦黨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
 聊弔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

三〇 耶馬溪圖卷記 賴 襄

鼓舞
 ○戊寅，文政元年，
 臘月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在。畫人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觀豐耶馬溪，乃知造化奇怪，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彥山於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隅還寓豐後隈邑。臘月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

石罅 橫竦 蠹出

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爲道，又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峰夾水。攢竦如春笋。蠹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



耶馬溪附近地圖

○董源字叔達，南唐鍾陵人，善畫山水，僧巨然，南唐江寧人，善山水畫。

○倪黃，倪雲林黃大痴，亦巧山水畫。

○王蒙字叔明，元真興人，其畫以董源王維爲宗。

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率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梯坂，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峰，不知其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爨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猪，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淳膏凝碧。峰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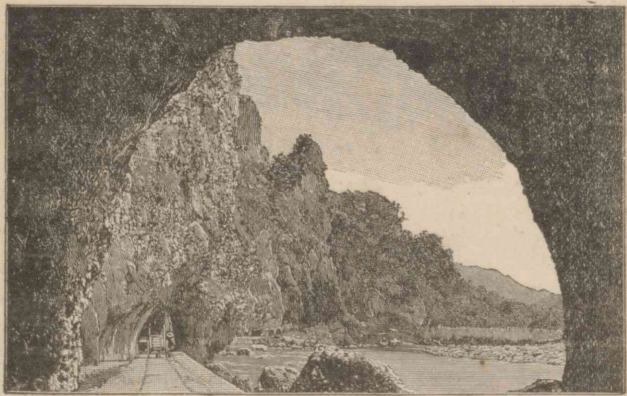
○含公、大舍和尚、
號「雲華」、善詩
及畫、

田塍

蒼潤

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詣古城正行寺。寺主含公余故人。埃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含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含公南行、行田塍閒、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含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塍、至羅漢寺。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目、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一

諦觀



耶馬溪田之洞門

豐通路、過者慣看。況公等生長此土、宜不覺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諦觀之。含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色、忽覺迴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泝前數曲者、一曲奇於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

鼓濤

含公傾瓢一醉宿山寺。明雨借轎西還。山峰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一山者。分成數峰。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我酒盡。豫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嶽。其屬豐前者。皆有別態。彥山其最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游。得妙義山。以爲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或不誣也。己卯之臘。肱囊得爾時寫山粉本數

弱冠

○己卯、文政二年、

粉本

笨拙

紙。戲以意接屬之。爲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笨拙。不足狀其髣髴。況畫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者。踴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爲海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爲含公取去。備後故友橋元吉。亦好山水。請爲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母至尾路。留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精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

○己丑、文政十二年、

胸臆
冥搜
默運

○太白，即金星也。

三一 泊天草洋
 雲耶山耶吳耶越
 水天髣髴青一髮
 萬里泊舟天草洋
 烟橫篷窗日漸沒
 瞥見大魚波閒跳
 太白當船明似月

三二 前兵兒謠

衣至肝袖至腕
 腰閒秋水鐵可斷
 人觸斬人馬觸斬馬
 十八結交健兒社
 北客能來何以酬
 彈丸硝藥是膳羞
 客猶不屬饜
 好以寶刀加渠頭

○北客，斥肥後加藤氏。

○三略三卷，世以爲黃石公授張子房於圜牆之書，事詳子卷三。

三三 後北條氏論

賴 襄

流寓 漂泊
 ○五世，早雲、氏綱、氏康、氏政、氏直也。
 ○權臣指細川勝元、山名宗全等。

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墮其綱維，權臣內鬩，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爲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爲天下之事可知已。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

收攬

驩心

○同舟濟江云云、孔叢子之語、○行不由道曰二橫行、

制馭

勁敵

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雖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同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續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臣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邪然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

○天下勁敵指豐臣秀吉、左提右挈

○京師人江村專齋著老人雜誌載此事、

廢廢頽垣輦轂之下

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三四 織田氏論

賴 襄

外史氏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觀元龜閒事言其時宮闕隳廢羣兒入頽垣中搏土爲戲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內分裂輦轂之下每爲兵馬馳逐之場非右府誰能闢除草萊以再造王室哉及朝廷醜其功擬以征夷之拜則辭不受蓋將家與

○告身事物紀原云、誥下今日告身者、謂己身受其告命也、蓋唐時授官之符曰告身、如我辭合書、資治通鑑、肅宗至德中、專以官爵賞功、及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纒易一醉、
○假關東管領指上杉謙信、

簞蓋
拏攫搏囓

王室俱極衰頹、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僅直一醉者邪、右府志在混同海宇、不欲遽冒虛名、爾視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閒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豪傑、至於如此、挾焉以令天下、天下未必聳動也、而右府爲之扶植經紀、勲不置、是其高義、雖謂凌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羣雄之割據方隅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夜所務、以代眠食者、曰戰而已矣、而其所謂戰、徒較勝負於銖兩之間、拏攫搏囓、以爭尋常、如武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材、籠蓋

藩籬
隔闕

盤根錯節
鋤蹙
矯拂

而取之、其視武田上杉、猶我藩籬、使其相持不決、日費其財賦、月敝其甲兵、適足以隔闕我東面、而我得以專力經略畿甸、畿甸已定、西面以臨毛利氏、如拉枯摧朽耳、於是我疆土益大、兵力益強、以強大之我、加費敝之敵、上杉武田、固不能支我、而北條氏孤立矣、則東國皆可圖也、是其成算、夙定於胸中、奚必較區區勝敗哉、猶夫奕碁也、天下羣雄、方守角依傍、而右府獨以全局制其勝、可不謂之超世之才歟、然定數百年分裂之世、如治盤根錯節、必以鋤蹙斬斷、見功、其閒必有下大矯拂人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

○周世宗姓郭，名榮，有統一天下之志，與漢戰破之，及其子恭宗，羣臣勸趙匡胤即位，國號曰宋。

藩屏

○治其蕪穢，喻治亂，鏟其高卑，喻弘開國土，鳩其材木。

蕪穢

喻置列藩，集人材，○後人指豐臣、德川二氏。

○高臺寺，在京都東山。

○韓人柳成龍著懲悲錄。

炯炯

○愛新覺羅，清帝之姓，亡朱明代之。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也。

太急待將帥，御臣民，不能無猜忌刻厲之病。所以中道遭禍，亦勢之必至，不足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牽衆言，厲精進取，雖半途而歿，而能開趙宋之業。右府之迹，蓋似之矣。而豐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而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之略，無一不師右府者。即德川氏之興，亦不能不因此。以致王室將家，並見今日之盛。佐成大業，藩屏四方者，概係右府所置焉。則謂之右府之業，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爲之鳩其材木，使後人加之繩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沒也。

三五 豐太閤論

賴

襄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記，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真，靺鞨，閉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

○絕嗣秦至三世而亡、豐臣氏至秀賴而亡、

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

窶人揮霍

○儕輩、謂池田氏、蒲生氏等、
○敢不比肩、當作不敵比肩、指毛利德川等、

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一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敢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起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

瘡痍

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樞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爲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鷲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

桀驁 巧狙 噬嚙

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嚙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三六 那古屋懷古

草場 廉

興亡今古不可期。

取快一時是男兒。

結髮起身奴隸伍。

隻手折盡扶桑枝。

○草場廉字立大，號船山，肥前人也。
○結髮，謂始冠也。
○扶桑枝，言太閤平日本國內之亂也。

○歐陽修，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又醉翁，宋朝人，以文名，唐宋八大家之一也。

○漢書，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謂征韓之役，末勢不振也。

○天池，即海也，此喻淺見測天，閣深謀也。

○將星落，謂太閣薨去也。

○飛花撲杯，芳山宴。

○豈圖一旦將星落。

○羣喙嘖嘖放譏議。

○或曰漫被黠兒賺。

○嗚呼燕雀何知鴻鵠志。

○英雄襟懷元落落。

○偶歷舊墟弔鬼雄。

○啞然大笑臨渤海。

○決潰八道東海歸。

○想見戰血紅陸離。

○北風吹送班軍旗。

○或曰黠武或兒嬉。

○末勢不振國本痠。

○有似蠡殼測天池。

○不因得喪為喜悲。

○寧將涕淚霑殘碑。

○水天一碧鵬雲飛。

餘波直及鴨綠水。
 飛花撲杯芳山宴。
 豈圖一旦將星落。
 羣喙嘖嘖放譏議。
 或曰漫被黠兒賺。
 嗚呼燕雀何知鴻鵠志。
 英雄襟懷元落落。
 偶歷舊墟弔鬼雄。
 啞然大笑臨渤海。
 決潰八道東海歸。
 想見戰血紅陸離。
 北風吹送班軍旗。
 或曰黠武或兒嬉。
 末勢不振國本痠。
 有似蠡殼測天池。
 不因得喪為喜悲。
 寧將涕淚霑殘碑。
 水天一碧鵬雲飛。

三七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第一段，叙聖賢不朽。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

○歐陽修，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又醉翁，宋朝人，以文名，唐宋八大家之一也。

○漸盡泯滅。

備

先達

○請者問其疑義也

叱咄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第一段。言己貧而好學。從師問道之事。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

皸裂

容臭

燁然

慕豔

廩稍
○稍。廩食也。

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如神人。余則緼袍弊衣處其閒。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第二段。言己苦學不憂之狀。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

暢達

際遇

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第三段、言今之學生爲學之甚易。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撰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

余者哉。第四段、入二本題、勉馬生。

三九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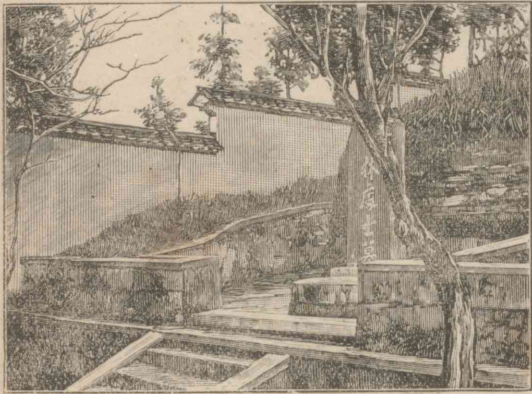
○王紳子仲縉、王禮之子也、與三方正學、同學於宋濂。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第一段、言君子衆人之趣向不同、是理論。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

噍類 人老矣

○元至正二十三年，張士誠自立為吳王。

○林處士即林逋，字子安，宋人，以詩名，性恬淡，好古，不趨名利，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宋仁宗時卒。

騶從



林和靖之墓

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為之太息。第二段言張氏之盛而亡，林氏之微而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二十年

○林逋清瘦高潔，如羸童，又如野鶴也。

灼然

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此。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第三段言張氏之所以亡，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第四段，期仲縉以君子之學。

四〇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清初人，以文名，所著有青門賸稿。

○湖上西湖之上也

空翠

溶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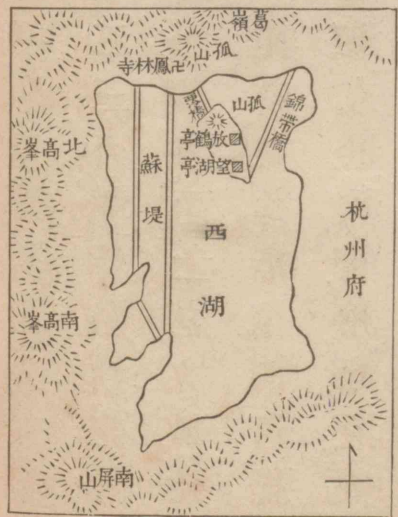
○陸贄字敬輿，唐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所著有陸宣公全集，唐之賢相也。

○賈似道與文天祥同時，爲宰相，極奢侈，姦邪小人也。

嵐影湖光

赫奕 妖冶 亭榭 遺蹟 顧至 今尚存 何邪 相與慨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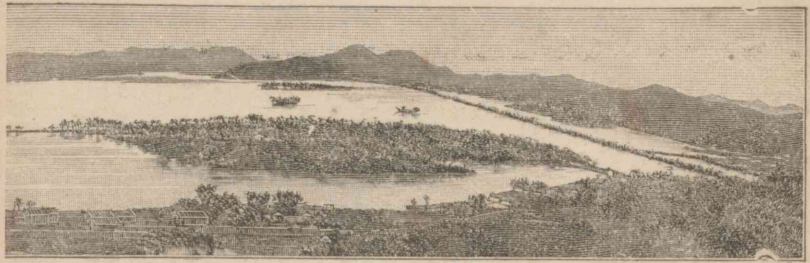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峰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峰，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澌澌，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舍艇，取徑沮洳，閒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峰，廻合如大環，蓋亭適踞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竝湖行二里許，足少疲，坐西泠橋石欄，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泠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邪？相與慨嘆。



夜遊孤山記

梵唄
寥寥

速夜



湖 西

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四一 望湖樓 蘇軾

黑雲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亂入船。
捲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四二 西湖 蘇軾

水光潑灑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

四三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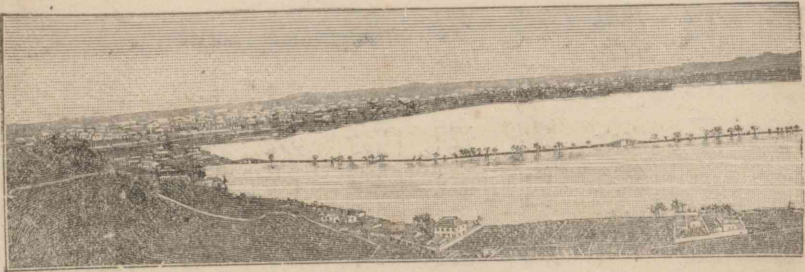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

序大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與其子軾、轍，共以文名。唐宋八大家之一人也。

○西子，吳王夫差夫人，以美名。淡粧濃抹，蘇化粧畫心粧。

蘇軾（水）
空濛（雨）
亦奇



景 全

望湖樓 西湖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石楊休、字昌言、善詩。
○先府君謂亡父、屬對猶言屬辭也、聲律四六駢儷、押韻調聲也。

○兩制、翰林及中書也、昌言時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此段叙平生之通好，並及自己之修學。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

檀道濟斬

○彭任字有道，蜀人，慶曆二年，富弼如契丹，增歲幣，爭獻納事。

怛然畏縮貌 誇耀オトス

○奉春君，西漢劉敬，受高祖命，使匈奴。
○富頓，匈奴單于名，匈奴示弱以誘漢，遂圍高祖於平城七日，以陳平計，纔得脫。

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此段叙出使當時之概。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此段言不可恐，契丹以戒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馳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四四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渭城在咸陽東北故杜郵。
○一宿謂之舍。
○陽關外如有故人君可不盡此一杯、如無故人在、則此故人之一杯酒、可以不盡乎。

四五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李白

○故入指孟浩然、西辭欲往揚州也。
○此在三樓頭、以目送也。

四六 安南日記序 汪琬

得喪
惟其氣能勝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立天下之大節、成天下之大功。學士大夫、進則建勳名於朝、退則齊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然天地之內、當是時也、踏水火、膏鼎鑊、而不怵、投之以三公之尊、萬鍾之富、而棄之若唾涕、然此其故何也。惟氣有以勝之也。
○一鍾六斛四斗也、萬鍾言祿之多也。
○鼎鑊
○睡涕

○李泌字長源，仕唐宗代宗德宗，參軍國大議。

○賁獲孟賁烏獲皆古之勇力者也，儀秦蘇秦張儀皆戰國之時，以雄辯名。

○淳于棼里，淳于棼棼里子，皆戰國之時，以智謀顯于世。

○惘然，武殺之貌，惘認，洪烈，垢濁貌，退瑟。

可立大節，成張子房諸葛孔明李長源之流，或事大度之主，或立於猜嫌忌諱之朝，所遇不同，而同歸於成功。談笑揮斥之頃，而風采譽望，著聞於天下，小人宦侍，相與環伺，而訖莫能動搖。數千百年之後，仰其遺烈，考求其言語文章，而知其所得於氣者，匪眇小也。不然，雖有賁獲之勇，儀秦之辯，淳于棼里之智，平居惘然自命，而及其臨事，苟氣不足以充之，未有不洪烈退瑟，盡喪其所守者。第二段，列下舉古人有氣節者，以證前段。吾游四方，所交賢俊多矣。未嘗敢以氣許之。惟吾楊子庶幾焉。國家承平，幾三十年，士大夫膠膠守文墨，雄偉不羣之

○折，破毀也，折券謂破毀符券，而不責償也。

踔厲

○陸賈受漢高祖命，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終軍年二十餘，武帝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纒，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纒纒

○纒纒相連屬之貌。

餽遺

才，詘然無所表見。而楊子獨受知主上，驟被簡命，函尺一之詔，出使瘴癘不測之區。不借一夫，不携一刃，而能逆懾其驕王，倖相切中其要領，而力回其强悍不臣之心，使盡挈所有，侵疆返諸隣境，不啻折券之易。試讀其所與國王書，後先援據故事，踔厲駿發，爛然明析，彼陸賈終童，豈足爲楊子道哉。第三段，更及楊子事，叙有氣節。不辱使命，吾嘗謂楊子所爲極難。殆非卒然可辦者也。是事實。向在京師，見楊子博洽古今，發諸論議，無不纒纒可聽。諸名卿貴人，皆慕而與之游。既使交趾，往返萬里，所在餽遺，一不入其橐。其爲人介而能和，多才而有

南牛章
浩然章
南牛章

守蓋所養之久且裕如此。宜乎不辱天子之命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子殆有之矣。故於其刻日記也，書此以序之。第四段，叙楊子不辱命有所養而然以結之。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王陽明)

四七 岳忠武王傳

通鑑輯覽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生有神力，善挽強弓。初隸留守宗澤，有功。澤大

珉
董

淪陷

荼毒

寢閣

自中興
寢閣

奇之曰：汝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高宗即位，飛上書言車駕日南，非計。以越職奪官，歸詣張所。所待以國士，問曰：汝能敵幾何？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天定謀。所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時宋逼於金，中原之地大半淪陷。金人立宋降人劉豫為帝，以主中國。飛慨然曰：金人此舉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也。因上疏論恢復之略。高宗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以恢復中原為己任，與金人大小數十

○爺，父也，金人畏服岳飛，以呼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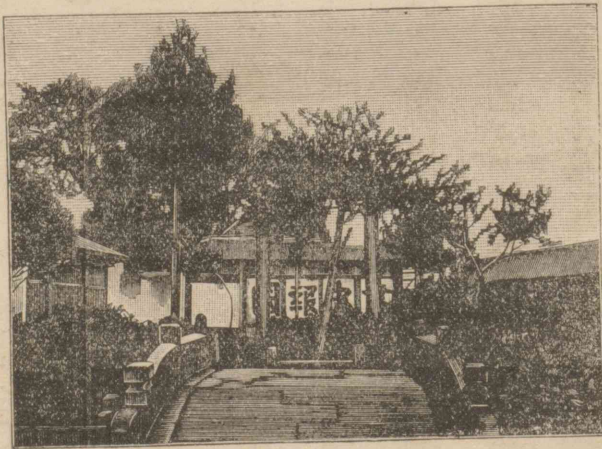
○兀朮，金將。

挫衄

○金字牌，以朱漆塗木牌，以黃金字書之，當時天子詔書用之。

戰，每戰無不克。金軍所在聞飛至，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兩河豪傑響應，皆擬剋日興師，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諸將率所部相繼歸附。飛大喜，語諸將，佐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權臣秦檜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乞令班師。一日發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歸。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

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欲殺之。乃與張俊、方俟、高謀、構成飛罪，矯詔召飛。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就獄。檜命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冤，以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



岳飛之廟

傅會

莫須有

○蓋命獄卒、毒殺岳飛也。

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傅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詰之。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一日檜手書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憲棄市。飛事親孝。母留於北。百計購迎之。南躬親藥餌。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懽。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飛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

恂恂

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

雄兼堂
牛所
命報
岳

天草人名進一即
号并之屋也
松雲峽兩日記
金碑

○兩宮、徽宗、欽宗
兩帝也。

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孝宗卽位、以禮改葬、建廟於鄂、號忠烈、謚武穆、後封鄂王。(修正)

四八 謁鄂王廟

竹添光鴻

痛飲黃龍志欲成。金牌何事枉班兵。
中原草木皆腥氣。十道風雲盡哭聲。
誰道賊臣能構獄。不知高廟竟無情。
兩宮長作望鄉鬼。月苦霜淒五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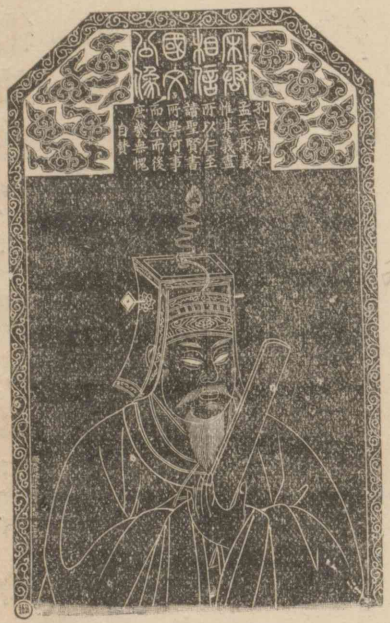
四九 文天祥傳

通鑑輯覽

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體貌豐偉、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眄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歿不俎豆、其閒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其言萬餘、不爲橐、一揮而成。

顧眄
燁然

○俎豆、祭祀之具、猶言祭祀。



文天祥像

理宗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德祐，帝昺朝年號。

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有衆萬人。事聞，召入衛。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天祥提兵至臨安，元兵已發金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

賓佐

○伯顏，元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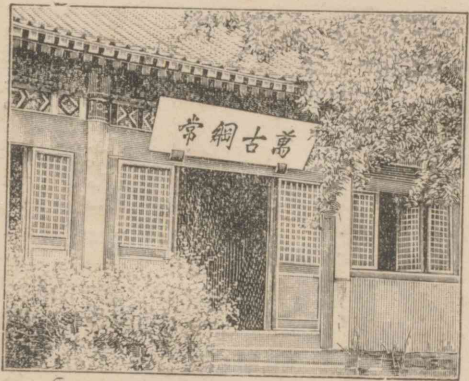
宜中留夢炎，召天祥守餘杭。未幾宋降，宜中遁去。仍除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天祥辭官不拜。奉命如元軍，與元丞相伯顏抗論阜亭山。伯顏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潁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汎海至溫州。益王立，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復數州縣。而興國之戰不利。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未幾，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天祥進屯潮陽縣。元帥張弘

腦子
附
五
條
要
點

○張世傑，宋末忠臣，厓山之戰，宋亡，世傑殉國。

○父母謂君、君者民之父母，故謂君為父母。

○留取之取語辭，無意義，丹心謂至誠之心，汗青謂書史，古者書史用竹簡，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又不蠹也。



文天祥祠

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

○李羅曰云云，此以陳宜中賈餘慶等獻國降元事，誣語天祥也。
○復逃二字，此謂自鎮江脫歸也，必不_レ去，去亦謂脫歸也，餘慶至燕留館中。
○度宗二子，謂益王、廣王。

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長揖不屈。孛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_レ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_レ死者，以度宗二子在。」

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李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言其志焉。元主知天祥終不屈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

詩志也其
歌永其聲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所學何事，言所學在成仁取義也。

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一履者，亦寶藏之云。（修正）

五〇 過零丁洋

文 天祥

○經謂經書、蓋謂易、理宗以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試進士、天祥對策、理宗親擢爲第一、天祥由此起身、故曰起一經也。
○深水中擊絮也、喻山河破碎也。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水漂絮。 身世浮沈風打萍。
皇恐灘邊說皇恐。 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五一 忠孝提綱序 文 天 祥

滔滔 都俞 吁咈 定省 溫清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有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遭、拂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下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清、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

○都歎美之辭、俞應辭、吁嘆辭、咈斥也、書堯典曰。帝曰、吁咈哉、
○禮記、冬溫而夏清、夕定而晨省、

听分 ○听、音戶明也。

○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既、盡也。

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此段說下臣無忠孝之名、遭變而忠孝之名歸上、也 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此段說下臣無忠孝之名、遭變而忠孝之名歸上、也 帝齋郭君某、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听分而爲之書、又哀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此段說下纂集忠孝提綱之事上、 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士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此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己事、常也由。

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哉。此段說願下世人處常則由其道遭變則不失其節之意。

五二 賣柑者言

劉基

○劉基號青田明初人仕明太祖為宰相善文

○鬻買也

敗絮

○蓬以竹作之豆以木作之禮器也

○食養也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
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第一段記賣柑者之事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

○子所猶言子意

○臯比虎皮也

○洗洗武也果毅貌

○孫吳謂孫武吳起皆長兵略

○我其高如山之峨峨也

○昂昂意氣軒昂也伊臯伊尹臯陶伊尹相殷湯王臯陶相舜帝皆賢相

○醉醜

○東方朔西漢孝武帝時人善詼諧滑稽詼諷也

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我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教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醜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第二段歷說居官為欺者實之足以為世戒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嫉邪者耶而托於

○崇禎十年，史公巡撫安慶、靈州等二十四，巡撫淮安、鳳陽諸軍事。

蹲踞漏鼓

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斬黃潛、桐，閉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第三段，記可法為國盡瘁，不負光斗所見。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第四段，記可法終身不忘師家之事。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第五段，記逸話出處。

○太公名出類，太母姓周氏。

五四 修復雙峰書院記 方苞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為雙峰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為土人侵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第一段，記雙峰書院修復之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閒生徒朋遊，棄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為，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

○楊左，楊子江之東也。

蘊蒸
○明建文帝時、叔父燕王棣、舉兵而叛、號其兵曰靖難。

臧獲
○奴曰臧、婢曰獲。

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第二段、言明朝士氣之盛昌、能維持國家之事。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見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恥者、或甚於臧獲、則賢者不出於其閒、而苟安之徒、回面汗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

張弛

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閒、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於禮義如此。第三段、言盛昌、由上之教養。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堂舍之規、興作之程、則概略而不道云。第四段、因有明風教之美、獎勵後生。

五五 孟子訓言

孟

子

○叟、長老之稱、
○仁者心之德、愛
之理、義者心之
制、事之宜也、

○萬乘謂當時大
國如齊楚者、
千乘之家指國
臣、

○取猶得也、臣之
於君、每十分而
得其一也、

○仁者必愛其親、
義者必念其君、
故人君躬行仁
義、而無求利之
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上也、

○反其仁、反求
諸己、恐我之仁
未至也、智敬亦
同、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言語辭、言永
配天命也、

○自暴者不知禮
義之為美、雖
與之言、必不
見信也、自棄者
猶知仁義之為
美、但溺於意
情、與之有為、
必不能勉也、

○仁為本心全體
之德、有天然自
然之安、無人欲
陷溺之危、人當
常在其中、而
不可須臾離
者也、故曰「安宅」
○義乃天理之當行
無一人欲之邪曲、
故曰「正路」
○仁者人心所具
有之理、故曰「
人心」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求則知，知則能。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不知類、言不知輕重之等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貴於己者、天爵也。

指之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膏肥肉、梁美穀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

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告子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良者本然之善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達之天下，言擴充而達之天下，親愛尊敬天下之人，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

五六

孔子訓言

論

語

○學者學道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也。以善及人、信從者衆、故可樂。君子成德之名、君子樂天安命、故人不知我而無一毫平之念矣。
○固蔽也。君子爲學以致其道、則無有蔽固不通之病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第一)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爲政第三)

○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軌輓端上曲約衡以駕車者。

○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儼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矣。

○參與我參也，言於其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見，雖欲三刻離之，而不可得也。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思問則疑不著，思難則忿必懲，思善則得不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第七)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矣。子張書諸紳。(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季氏第十六)

訂修 中等漢文讀本卷四終

大正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大正四年十二月廿二日
 大正四年九月十九日
 大正四年九月十四日
 大正二年十二月廿一日
 大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正二年十二月十日
 訂正七版發行
 訂正七版印刷
 訂正七版發行
 訂正六版印刷
 訂正六版發行
 訂正再版印刷
 訂正再版印刷
 訂正再版印刷
 發行
 印刷



訂修中等漢文讀本與附

定價
 卷一、二各金三拾二錢
 卷三、四各金三拾五錢
 卷五各金四拾錢

編者 青木晦藏
 發行者 株式會社 成
 印刷者 株式會社 成
 代表者 小宮山好夫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銀町三丁目二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
 本銀町三丁目

株式會社

啓

成

社

電話本局二一〇〇番
 振替東京一二〇五五



